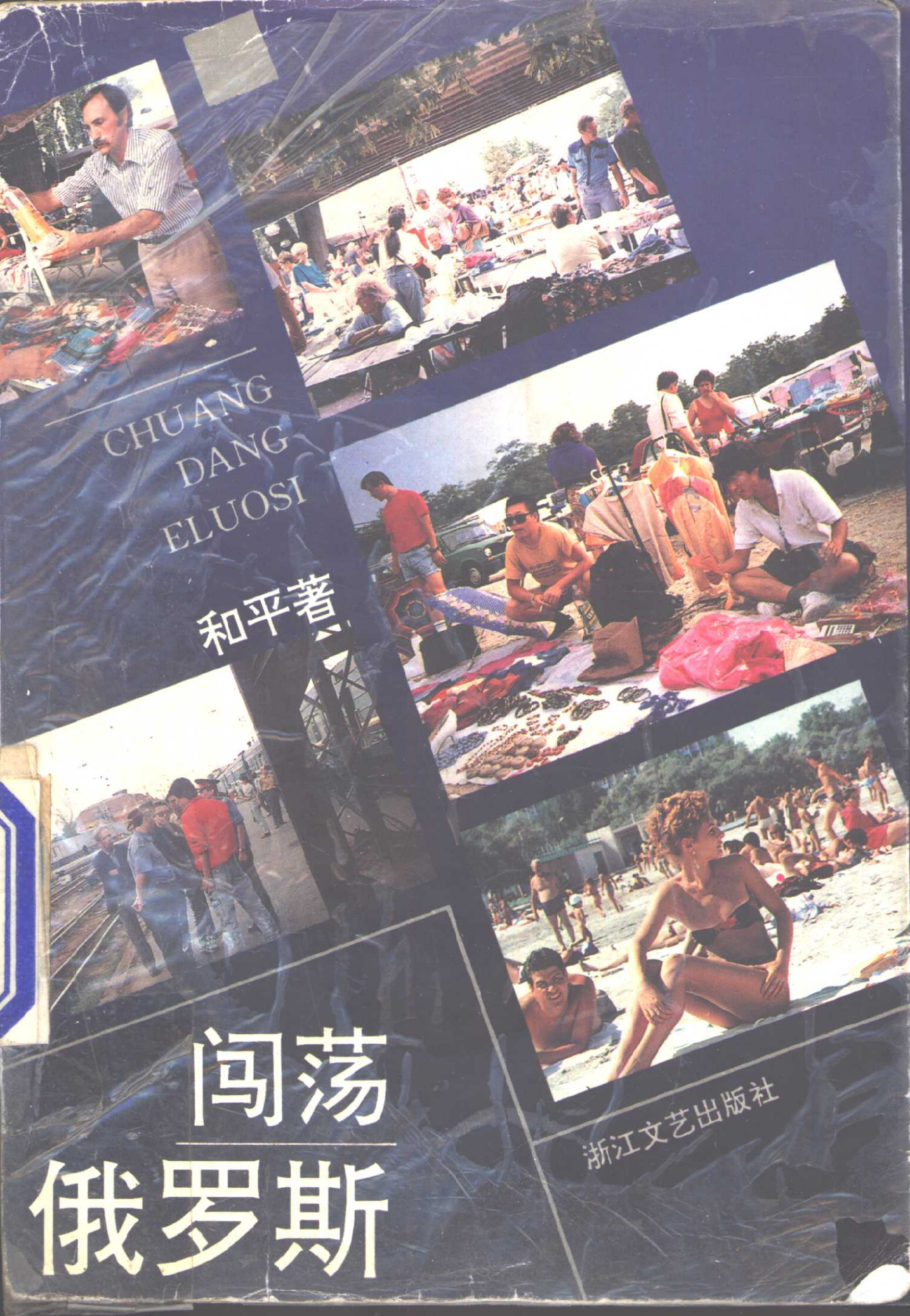




CHUANG
DANG
ELUOSI

和平著

闯荡 俄罗斯

浙江文艺出版社

闯荡

俄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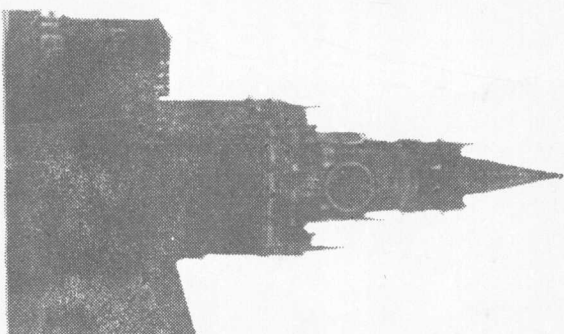
CHUANGDANG EIJUOSI

I247.57
139

和平著



石化 S087802A



浙江文艺出版社



089787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陈正一

封面设计 邵秉坤

闯荡俄罗斯

和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201000 印数000'—6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714-0

价：7.30元

前 言

一九九〇年初，中国人好像突然撞开了通向东欧的大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东欧淘金”旅行。上百、上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向了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一九九一年初，当东欧各国不愿承受大量中国人涌入的压力，纷纷对中国人关上大门，采取“严控”措施后，一大部分以北京人为主的中国人便转念停在了东欧第一站——莫斯科。

苏联刚刚解体，正处在动荡不安的大变革时期。经济秩序混乱。食品、轻工业品极度匮乏，民不聊生。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商业性机会！聪明的中国人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北京——莫斯科货物大搬运。一时间往来北京——莫斯科的3次、19次列车人员暴满、货物严重超载。北京

——莫斯科列车突然间的商业性转变，给许多人的命运带来了变化。许多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人们纷纷加入了这个队伍，走出国门，经风雨见世面，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运输大队。这一次次向独联体运货的冲杀场面，好不壮观，震撼人心！掀起了1991—1992年北京——莫斯科运货的商潮巨浪。同时大大刺激了国内某些中小企业的发展。甚至一些专门生产欧码皮夹克、衬衫、运动衫、旅游鞋的小作坊、小工厂也应运而生。如北京城郊逐渐形成的浙江村，生意一“火”再“火”！给跑东欧的人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货源。

一个在这条路上背货的朋友说，“不知道当年的丝绸之路是怎样开始的，是不是也曾这样充满爱、充满恨，洒着汗、洒着泪、洒着热血？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莫斯科之路，会不会到未来的某个日子也能像丝绸之路那样功不可灭，永远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应该相信，尽管这条路上曾有过贪婪和欺诈、掠夺和厮杀，有过无数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这条路最终带给历史的仍将是经济的繁荣、世界文明的交汇和各国人民之间的沟通。

愿历史记录下冲杀在这条背货之路上的好人和坏人。

目 录

前 言	1
北京站“大搬运”	1
离职“刑警”搭档	7
没有信条的“女士”	20
假票乱真引起混战	27
一个单身女人	36
过关	44
一颗孤独的心	55
第一个售货大战	64
又一个回合	73
蛮横的一记耳光	82
军警封站	91
心的对话	99
神秘的“七哥”	110

国际列车上的最后一天	118
莫斯科火车站的敲诈	125
中华旅馆的枪声	133
警匪一家	144
黑社会的魔爪	155
小芳离走	166
“生日午宴”的轩然大波	175
解救“人质”	183
苦闷	193
“理直气壮”的强盗	199
何去何从？	208
分崩离析的中华旅馆	214
跳蚤市场	224
情变	234
卢布贬值，炒汇无门	245
列宁格勒换汇	257
“七哥”的住宅	266
被窃的病人	279
“大侠”遇难	288
青青怀孕	301
人生一席话	311

北京站“大搬运”

1992年6月初的一天，北京站一楼大厅内顺着1站台候车室到大门处堆满了一米五长牛腰粗细的大编织包，一堆堆、一片片。外形都一样，都是灰色的。人们只能靠缠绕在大包上的胶纸来区分自己的货物。常跑莫斯科的人都知道，这大包里面几乎都是“老三样”：皮夹克、阿迪达斯（运动套装，人们简称它为“阿迪”）、旅游鞋。

通往莫斯科的19次列车是傍晚20：32分发车，准备“冲锋”的人们焦急地等着几号站台放行的消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

“杨鸽，几点了？”一个长得有点像港星黎明的小伙子顺口问站在身边不停地用手绢扇着风的姑娘，这个问题已经是他这么会儿工夫问的第四遍了，表就戴在他手上，他却急得连看的心思都没有。

站在他身边的姑娘梳着齐齐的短发，穿着红白条的套头衫和弹力牛仔裤，黑红的脸上挂着汗珠。六月初的北京已经热了，可准备去莫斯科的人们，有的还穿着薄毛衣和单皮夹克。这么多东西一折腾，可把人热坏了，脱去外衣仍不停地冒汗。叫杨鸽的姑娘看了看表：“七点一刻了，

怎么还没动静啊？”她用手绢又狠狠扇了两下，皱着眉、踮起脚、伸长脖子向远处张望。“华子这死东西怎么还没把情报搞来？”

“华子来了！”坐在“牛腰”上休息的几个小伙子都站了起来，看着大胖子华子呼哧带喘地撞开人群跑了过来。近二百斤的体重，真够华子的呛。

“杨鸽，快上3站台！”华子顾不上擦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消息可靠吗？”杨鸽问。

“最顶头的来源，别问了，错了我负责。”

“他妈的，真损，又来这手！”长得像黎明的那小伙子骂了一句，他叫邱海波，本来是个不紧不慢的脾气，一听这消息，脑袋也大了。

“上楼！”杨鸽说完拎起一个大黑提包就冲上电梯。

七八个大小伙子开始连拉带拽，把那片“牛腰”推上了电梯。十几个“牛腰”不一会儿就山一样地堆到2楼3站台门口。

“华子，今天你的消息要是错了，哥几个非把你活剥了不可。今天可累瓷了。”一个小伙子累得蹲在地上说。

“消息要是没错，我剥了你？”华子不示弱地说。

“我看你们还是不累。”海波说。

“大哥，照这水平您还打算走几回呀？”有个小伙子问。

海波假装想了想：“再来它个七八回吧。”

“哎哟我的妈呀，看来我非得折断只胳膊才能免其劳苦了！”

不一会儿楼下传来了喊声：“是3站台！今天是3站台！”

车站上虽然还没有关于几站台进站的公开消息，但在1站台门口排队的人们从各个不同的渠道搞来了“改站台”的情报，已经开始了排山倒海般的冲锋。几百个粗大笨重的“牛腰”动起来，简直像是要把楼震塌。

时间太紧迫了。过去乘莫斯科方向的3次、19次列车，一律从1站台通过。1站台就在一楼左侧大厅内，进了站就是火车。几乎不用问，人们每次都把货码在1站台门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知是哪一层的“上级”，为了减少火车的压力，甩掉一部分货物，竟想出个“临时换站台”的高招儿。开车二三十分钟前，通知换站台。这招果然厉害！3站台进站口在二楼。要想上车，人们必须通过电梯把货搬上去，再从楼梯口下到火车前。北京站平时只开一侧电梯，上百人和几百个“牛腰”要在二十分钟内通过这唯一的电梯。“上来下去”到达列车前，再把货物塞进车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可太不容易了。据说前几次，这样一折腾，还真甩掉不少货。可对于这些商人们来说，几万、十几万元的货一耽误就有可能错过销售高峰，搞不好会砸在手里。为了应付这“招儿”，送行的队伍越来越庞大。一两个人上车，二三十口子送行。

杨鸽和海波今天还算运气，提前搞到了“情报”。他

们俩跑莫斯科已是第四次，有了点儿经验，因此为他们两人的八个“牛腰”，找来了十几个哥们儿。

3 站台的门开了，检票员依旧从容不迫，进站的人都像疯了一样向里挤。

“虎子，快来帮忙，包散了！”嘈杂的人群中有人尖声叫喊。

“闪开、闪开，砸着了，砸着了！”咕咚咕咚“牛腰”顺着台阶被人推滚下来。

“哥们儿，干吗呢？滚错包了！”

“柱子进来了吗？”

“别管我，快冲进去！”

“第几车厢啊？”

.....

“牛腰”在一个个“拚命三郎”的手下、脚下沉重地翻滚。不一会儿就在列车前堆起了一道灰色的“堤坝”。此刻，每节车厢入口处都成了人们争夺的“要塞”。为了抢在开车前将自己的“牛腰”装上车，几乎个个都红了眼，你推我挤，却没有打架的。来不及了，只有十几分钟了再打就更别上车了。

“一二三”、“一二三”人们喊着号子向车内连扔带拽地传递“牛腰”。

“Let's get on, Let's get on (让我们上去，让我们上去)”两个外国旅游者死活上不去车，急得快哭了起来。这会儿可没人顾得上他们，除了拚命上，指望眼泪是

没有可能的。

独联体列车员不再像训练有素的那样，彬彬有礼地站在门口验票，他们根本不敢站在车下，冒最后上不了车的危险。他们挤在车门口处惊恐万状地瞪着疯了似的人们。

从门不好进就从窗户进。有人开始把“牛腰”拆散，化整为零，一件件从窗户向里塞。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都是老手，东西拆得零而不乱。

“这都是谁的包哇？都一个模样，别拿错了。”

“反正都是中国人的包，上吧！”

“杨鸽，快上来吧，快开车了！”海波混乱中突然发现杨鸽还没上车，便急头涨脑地喊。

“我上不去呀！”杨鸽站在门前使出全身的力气向里挤，可门前堆满了“牛腰”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任凭怎么挤也进不去。华子冲过来奋力推开人群，把杨鸽塞了进去。

离开车只有5分钟的时候，杨鸽海波的东西才全部上车。华子大大松了口气，流着汗、喘着气站到一旁点了根烟。另外十几个小伙子有的蹲着、有的站着，脸色全变了，有的累得直犯恶心，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

发车的铃响了，人们把“堤坝”几乎全部装上了车。站台上有人还在玩命地向车上塞包。

华子和哥儿们走到车窗前，隔着玻璃一一与杨鸽和海波击掌告别，预祝他们一路顺风。

“嘿，别忘了给我捎两只哈巴狗回来。”华子喊着。

列车开了，站台上留下了“战斗”后的勇士和在激战中偶尔失落的货物：皮夹克、旅游鞋、阿迪达斯、方便面……

离职“刑警”搭档

列车离开北京站两个多小时了，天色完全黑下来了，车上仍是一派繁忙。

杨鸽和海波正在把刚才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搬进包厢的“牛腰”往包厢里拖。杨鸽的腿已经软了。从离家前的装货、捆货、运货到现在，他们已经连续奋战七八个小时了。这会儿她红白条的套头衫全被汗水湿透。他们的包厢处在11车厢的正中央，V门。车厢的过道里被一个个“笨家伙”堵着，人们行动起来相当费劲。虽然各包厢的人们都在尽量将它们朝包厢里塞，可现在这里的交通仍被阻塞着。

“劳驾，劳驾！让一下，让一下！”杨鸽和海波使出吃奶的劲儿将“牛腰”抬过人们的头顶，从高高低低的货堆上走过去。

“天呐，累死了，这是最后一包货了吧？”杨鸽拧开一瓶可乐，抱着瓶子就喝了起来。

“喂，小姐先别高兴，还有活呢！”海波气喘吁吁地坐在过道里的折椅上对杨鸽说，“这些东西这样堆着不行，还得像上次那样把它们码平，不然就甭睡觉了。”

杨鸽放下可乐瓶，把脸在衣袖上蹭了蹭，“我可实在没劲儿了，你饶了我吧，咱俩歇会儿再干行吗？”说着也一屁股坐在包上。

包厢门前来来回回穿梭抬东西的人们把坐在过道上的海波给挤得站起来：“东西不赶快放好，咱们也没地儿呆，快，快，快，就剩下最后这一下了。”海波上前拉了拉杨鸽的胳膊，杨鸽死活不肯起来。

“好啦，好啦，让开点儿，我自己来。女人真没用。”

海波比杨鸽小两岁，看面相也不老成，却总爱以兄长的口吻跟人说话，尤其是在女人面前。杨鸽与海波认识有七八年了。八年前，他们一起走出公安大学的门，被分配到同一个单位、同一个科、同一个组。从同学到同事又一起弃警下海，杨鸽早已熟悉海波的秉性。同行搭档时他俩就配合默契，走上这条路后，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更是情同手足。许多人早就把他们列入了“情人榜”。甚至还有人已然视他们为结发夫妻。不管别人怎么想，目前他们还只是交情很深的朋友。至于以后，不太好说。

海波脾气很好，为人宽容，遇事头脑冷静、胆大心细，还非常幽默。这些都是杨鸽不知不觉依赖他的原因。但作为爱人，杨鸽认为他缺少锋芒、缺少个性，因此尽管杨鸽几乎从海波身上挑不出太多的毛病，从心理上却始终难以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

对于海波来说，杨鸽一直很吸引他。她的性格与众不

同，热情、真诚、勇往直前，还有一副男人般的侠义心肠。但作为妻子的人选，海波认为杨鸽的心未免野了点儿。她太自我、太任性、太难驾驭，他拿不准她不安分的心会不会甘心为他做个普普通通的妻子，至少目前他娘不会接受这么一个媳妇。还是别把所有的事都想得那么明白吧。两人似乎都认为，只有稀里糊涂才能坦然相处。把话说明了无非会有两种结果：成为夫妻或分道扬镳。这两种结果对他俩来说都为时过早。现在他们的目标，一是走南闯北，当回江湖好汉，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二是凭他们的勇气和能力抓钱，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

搬了一阵子后，海波也力不从心了，四肢打颤，“牛腰”的分量似乎又增长了几倍。豆大的汗珠顺着脸、脖子滚滚而下。杨鸽呆不下去了，正要伸出援助之手。

“我来帮你。”坐在这个包厢上铺的一位四十上下的胖女人笨重地爬下床来。她还真有劲儿，三下五除二就帮助海波把几个“牛腰”码好了。

“谢谢您，大姐。”海波捶着腰说：“今天没有您，我可惨了，女人要都像您这么能干就好了。”

胖大姐乐了，胖大姐的大圆脸上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眼珠有点向外突，宽鼻大口，平日一脸憨相，生起气来也会凶相毕露。对于人们的夸奖她似乎总是非常的赞同，发自内心的高兴。

“行了，床搭好了，这下咱俩可以同床共枕了。”海波一脸坏劲地说。

“别臭美了，我可受不了你那撼天动地的呼噜。”杨鸽瞪了海波一眼又转向那胖女人：“大姐，您也去莫斯科？”

“不，我只是在莫斯科换车去布拉格，布拉格知道吗？”她很有些自豪的样子：“布拉格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我弟弟在捷克住。”

“是去旅游？”

“对，对，对！去玩一圈儿。”

“您的东西不太多，您没带货？”

“带货？你看我像那块料吗？为挣这两钱我才不玩那命呢。我们老头子也不会同意我带什么货，挣什么钱的。”

“你们老头子是干什么的？”海波问。

“他在地质设计院工作，是知识分子。”

“听听，知识分子！大姐可不是等闲之辈，别跟大姐提什么‘带货不带货’的，大姐不干这个，太俗气。”海波话里有话地说。

“这小子，”胖大姐给了海波一巴掌，然后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低声说：“我，我也带了几件皮夹克，我不想带，人家非让我带不可，这不是瞎起哄吗？我哪会干这个。他们说不带东西卖卖路上闷得慌，没意思，卖点儿东西还能解解闷儿。我是头一次出这么远的门，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让我带就带吧，好家伙刚才我差点儿没上来车。哎哟！快把我急哭了，真没想到出国竟会是这样，跟